

# 中国当下的暴戾雾霾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智者尝言,若人人天使,则无须社会;但若人人魔鬼,也结不成社会。善恶由此均归于人心。与至善对应,暴戾不是“平庸之恶”,乃是至恶之一种。

语义上,暴戾就是对生命极端的残暴、冷酷和凶恶,而不是对生命的敬畏、珍爱和悲悯;或者说就如日常语言中的“人面兽心”。“人面兽心”的隐喻,和“丛林状态”类似,隐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冷漠和傲慢,所有非人动物无法在人类面前为自身辩护。从作恶的一面看,人类恐怕乃是自然界中最凶残的物种。所有其他物种只是出于生存而“自然”地作恶,而人则是有意地、“审美”地作恶,或“文化”地作恶。乐观者如平克断言人类的进化史是从残忍迈向仁慈的历史。<sup>[1]</sup>但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用于对生命的摧残,人类的历史,其中一条线索,乃是摧残生命的酷刑史。

尽管人格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少有对暴戾的专题探讨,但有关攻击行为的大量研究,仍然能为理解暴戾提供丰富洞识。在个体水平,暴戾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在人人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某些人更可能有暴戾倾向。其心理动力学的解释可以溯源至佛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者早期的受虐经验。在人际水平,相对于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人在竞争关系中更可能表现出暴戾行为。在群际水平,暴戾行为则可能指向外群,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sup>[2]</sup>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sup>[3]</sup>作为借口。

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必须直面大转型中的“中国体验”和多重复杂的社会心态。<sup>[4]</sup>在种种积极的社会心态之外,当今中国社会也开始弥散起一种暴戾雾霾。理解和解释其成因、表

现方式和化解之道,需要一种替代思路,一种以超越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逻辑。舍勒的怨恨社会学思路<sup>[5]</sup>,或凯博文的社会病理学的思路<sup>[6]</sup>,或许都能提供深刻启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暴戾是少数个体的零散性行为,则可归因于特定个体的暴戾人格。但如果在人群中弥散着暴戾心理或暴戾行为,一如当下中国的暴戾之“雾霾”,就必须在人格论的解释之外,从社会学角度探究宏观的社会语境的力量对人心的塑造。

在对社会位置和生命机会的激烈竞争中,一个等级分明相互隔绝的金字塔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逐渐成形,并且日益固化甚至再生产。<sup>[7]</sup>而依据陆学艺先生的金字塔分层模型,当代中国社会可粗略分为三个等级:权贵阶层(约5%)、中间阶层(约30%)和庞大的底层社会(约65%)。<sup>[8]</sup>权贵阶层,以不到人口5%的比例,占有最大份额的权力、财富、资源和生命机会。与此对照,仍有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苦挣扎。“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昭示着这种等级分化已经初步定型;而“穷二代”或“屌丝”们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断地消弭着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心。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中间站着孱弱无力的中间层。

在对自身阶层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自我界定中,不同的社会认知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模式与行动倾向,如偏差地图模型所揭示的,在进行分化的表达。<sup>[9]</sup>权贵等级的骄横、中间层的冷漠和底层的无望,以分化的方式在滋生累积令人窒息的暴戾雾霾。

暴戾雾霾,其实并不专属于某个阶层或人群,只是在三个等级上的表现存在模式上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下还没有可信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暴戾的等级分布,也不能就此妄断暴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所有等级的主要心态和行为特征,尽管我们确实已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暴戾带来的压抑与困扰。

先来看权贵阶层的暴戾模式:残暴。因为权力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也因为缺乏对权力制度性的制衡,再加上权力运作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期性,某些权贵者的行事逻辑是不断地展演“主-仆”的辩证法。面对更强权势者,他们是摇尾乞怜的奴才;而面对下属,他们又变形为颐指气使的主人。在对自身欲望的追逐中,他们那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暴戾恣睢之行,让百姓哀叹没有最恶,只有更恶。而在基本职责的履行中,他们冷漠旁观,相互推诿,毫不作为,让百姓联想到最懒惰的寄生虫。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成就,让百姓能窥透点滴端倪。在“主-仆”逻辑中,他们缺失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和觉悟,所有生命包括他们自身,都被蔑视,也都是其贪欲的工具。又因为他们常常还被标榜为道德楷模,他们的行事逻辑对世道人心有本质性的败坏之效。

再来看中间阶层的暴戾模式:冷酷。总体说来,中间阶层靠自己勤勉的劳动和专业技能,营造出了相对体面的生活。但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他们深刻地体悟到权贵之狠、生存之艰。他们本应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承担者,但由于被犬儒心态所侵蚀,他们往往会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种直面社会不公不义、对同胞苦楚扼腕悲悯的高贵品格被消弭,代之而来的却是对一己之私利的贪婪和对民生疾苦的冷酷。其行事逻辑是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囿于无言的恐惧,他们所知悉的对生命的珍爱,只是偶尔回味的心痕,无法化为具体的公民德行和坚韧的行动,像鲁迅先生所言,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最后来看底层的暴戾模式:凶恶。“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么从来没有富裕过?”<sup>[10]</sup>这个追问,直到今天,仍是底层同胞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在满嘴的仁义道德的

缝隙间,鲁迅先生辨认出“吃人”二字。它道破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民生之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GDP已经居于全球次席,比改革开放前有了近百倍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国家绝对贫困线标准调整后(人均年收入2300元),仍有1.3亿同胞还处在贫困状态,甚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贫病潦倒。可以说,饥寒交迫的悲剧在中国还并没有彻底终结。

在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民众中,穷凶极恶就是自然的生存之道。不断披露的灭门仇杀是其极端例证。与权贵的炫耀性挥霍相对照,面对极其匮乏的生存资源,底层民众个体性的斗凶斗狠,群体性的黑帮结盟是基本的行事策略。即使对那些散在的底层个体而言,虽然在“维稳”的大势下他们一般是弱势的一方,有时甚至会遭遇不公正执法的暴力对待,但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则常常会立即转化为施暴者,以此发泄在日常生活中的不顺心中积累起来的暴戾之气。比如,2012年西安反日游行中的施暴者——泥水工蔡阳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sup>[11]</sup>进一步说,因为权贵阶层生活空间的自主封闭与不可接近,底层暴戾的受害者其实往往也是底层民众自身。当然,中间阶层同样也容易成为暴戾的替罪羊。<sup>[12]</sup>比如,那个被暴戾的蔡阳砸穿颅骨的日系车主李建利,就不过是个开着10万多元多点的卡罗拉的普通西安市民。

一个祥和、仁爱、宽厚与自在的社会氛围,也应该是“中国梦”的题中之意。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里,如何化解日益浓厚的暴戾雾霾,尤为紧迫。

这片生态土地上的所有同胞,首先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壮美山河、美好家园的建造贡献力量和智慧。其次,敬畏生命和尊重生命的教育,应该贯穿在所有的爱国教育中。但针对不同的暴戾模式,也应该有相对应的化解之道:(1)以权力制衡化解权贵之暴戾。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国策是依法立国,力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但囚权之笼,不应该由权贵自己而应该依法设计制造。(2)以公民德行的培育化解中间层的暴戾。中间层民众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也有相对体面的工作。

他们渴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也有回报和奉献社会的能力和热情。如何释放他们社会参与的能力和意愿,消解他们对偶尔的不当言论的恐惧,滋养和培育他们超越“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乃是社会慈悲和社会活力的基点。(3)以普惠社保体制化解底层的暴戾。古语言“仓禀实而知廉耻”。如果庞大的底层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的果实和生命机会,能够过上最低水平的体面生活,不会因生老病死或天灾人祸而陷入无望无助的绝境,那么因绝望而生的凶残怨恨之气自然会得以消解。

#### 参考文献:

- [1]Pinker, S.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M]. Penguin Books 2012.
- [2]Hodson, G., & Costello, K. “Interpersonal Disgust,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Dehumanization as Predic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8, 8 2007.
- [3]Leyens, J. et al. “Infra-humanization: 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 [J].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Vol. 1, 1 2007.
- [4]周晓虹.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 [J]. *社会学研究* 2014 (4).
- [5]舍勒. 价值的颠覆 [M]. 罗悌伦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6]凯博文.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M]. 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7]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8]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9]Cuddy, A. J. C., Fiske, S. T. & Glick, P.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rsonality*, Vol. 92, 4 2007.
- [10]方文. 部分公民权: 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 [J]. *探索与争鸣* 2012 (2).
- [11]陈鸣, 习宜豪. 砸车者蔡阳生存片断 [N]. *南方周末* 2012-10-12.
- [12]周晓虹.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J]. *读书* 2007 (5).

责任编辑 张正云

## 中国式炫富: 身份彰显或地位恐慌

朱虹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独特且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产生了诸多令人惊愕、眩晕、费解的社会心态,其中“炫富”和“仇富”两极对峙且并存不悖的心态,或明或暗地普遍同时存在各个社会阶层之中。中国式炫富,并非像凡勃伦所描述的19世纪欧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仅限于有闲阶层内部展开的金钱竞赛<sup>[1] (PP24-28)</sup>,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贫困阶层均裹挟其中,无一幸免。其实,虽然“仇富”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尖锐、最喧嚣的社会舆论,然而穷人仇富戾气隐藏不住“嫌贫”心结与自卑,于是时常生出有钱后的种种炫富

想象。

与穷人白日梦且无厘头的炫富想象不同,中高收入阶层的炫富手段聚焦在奢侈品消费领域。一文不名、虽有些姿色但绝谈不上国色天香的郭美美,只因在网络晒自己“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拿香奈尔手包”的照片,一夜爆红并瞬间引爆网民,导致群情汹涌,进而动摇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整个社会信用基础。对于一个只求一夜成名的少女,各种奢靡之品包裹的身体,比赤身裸体更能夺人眼球。奢侈品的消费狂欢,无疑是中国人最典型的炫富仪式和集体表演,